

戰國二十七年晉戈銘文考釋

李家浩

1983年，甘肅省寧夏固原博物館在彭陽縣紅河鄉徵集到一件銅戈，全長21釐米，援長13釐米，內長8釐米；長胡三穿；內部穿上至內末有透雕長點組成的雙綫紋飾。穿上紋飾像阿拉伯數字“2”，“2”字形兩側為直綫，其中一側直綫的末端於“2”字形紋飾之上旋轉，與另一側直綫連接。胡的一側刻有銘文七字：〔1〕

廿(二十)七年，晉上容大=(大夫)。

二十七年晉戈自1986年發表以來，於今已近三十年了，據我所知，只有蘇輝、沈融、吳良寶三位先生曾經撰文對此戈的國別、銘文加以研究，提出了一些好的見解。〔2〕我擬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銘文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七年晉戈銘文格式有點特別，主要有兩點。第一，三晉兵器銘文格式，位於紀年之後的是監造者，此處所記地名多是地方城邑名，而此戈却是國名“晉”；第二，三晉兵器銘文記有“大夫”的十分罕見，據我所知，大概只有五六件，但都記有“大夫”的名字。例如：□年邦府大夫戈：“□年，邦府大夫肖閭，邦上庫工師韓山，冶回執劑。”〔3〕三年大將弩：“三年，大將吏(李)牧，邦大夫王平，掾長丞所革

〔1〕楊明：《寧夏彭陽發現“二十七年晉”戈》，《考古》1986年第8期，第759—760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11215號，中華書局2007年。

〔2〕蘇輝：《魏國紀年兵器研究》，江林昌等主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與學術史：李學勤教授伉儷七十壽慶紀念文集》第98、99頁，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第38—39、94、1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沈融：《二十七年晉戈考》，《中國文物報》2007年9月21日。吳良寶：《寧夏彭陽出土“二十七年晉戈”考》，《考古》2007年第10期，第84—86頁。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11390號。

(飭),級(給)事伐。〔1〕〔2〕但是此戈“大夫”後却没有名字。

蘇輝、沈融、吳良寶三位先生都曾指出,戰國時期魏或稱“晉”,戈銘的“晉”當指魏國。“二十七年”紀年,沈氏認為是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 418 年),吳氏認為是魏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343 年),蘇氏認為是魏安釐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50 年)。從銘文的風格來看,魏文侯二十七年說顯得過早,至於在魏惠王二十七年和魏安釐王二十七年兩種說法中,哪種說法更符合實際情況,有待進一步研究。

根據以上所說,二十七年晉戈的國別應該是魏國。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吳良寶、沈融、蘇輝三位先生從考古學類型學的角度指出,此戈內部的紋飾不見於中原地區,戈本身並非是魏國的,銘文是魏人獲得後加刻的。吳氏認為此戈是南方鑄造的,沈氏認為此戈是楚系國家鑄造的,蘇氏認為此戈與湖北棗林鋪戰國楚墓 M1 所出的一件銅戈形制、花紋相同,如出一手。看來,二十七年晉戈本身的國別可能是楚國。

現在剩下的問題是銘文“上容大夫”如何解釋。吳良寶先生認為“上容”是地名,與位於今天河南魯山縣南的容城有關。蘇輝先生認為“上容大夫”或許是爵名,說“魏國有爵名‘五大夫’、‘長大夫’,‘上容大夫’可能為其中之一級”。

綜觀戰國時期三晉兵器銘文,往往在地方城邑名之後綴以職官“令”,偶爾綴以職官“嗇夫”等,似無在地方城邑名之前冠以國名的,〔3〕更無在國名和城邑名之後綴以職官“大夫”的。根據這種情況,“上容”是地名的可能性很小。那麼,“上容大夫”是否像蘇輝先生所說那樣是爵名呢?這個問題需要研究。

前面說過,戰國時期兵器銘文記有“大夫”字樣的大概只有五六件,除了上引□年邦府大夫戈、三年大將弩的銘文外,下錄兩種戈銘對於我們確定“上容大夫”的意思很有幫助:

車大夫長(張)畫。

十三年正月,斜辰乘馬大夫子姁□。

〔1〕“革”舊釋為“爲”。據戈銘照片,此字似是“革”,疑應該讀為“飭”。《禮記·月令》“飭鐘磬祝敵”,鄭玄注:“飭者,治其器物。”“級事”二字的釋讀從陳劍先生說,見董珊《讀珍秦齋藏吳越三晉銘文札記》引,蕭春源:《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第 300—301 頁,澳門基金會 2008 年。

〔2〕吳鎮烽、師小群:《三年大將吏弩機》,《文物》2006 年第 4 期,第 78—80 頁,封三。劉雨、嚴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第四冊,1344 號,中華書局 2009 年。張振謙:《三年大將吏弩機補釋》,《文物》2006 年第 11 期,第 62 頁。

〔3〕《近出殷周金文集錄》1176 號廿四年晉□戈的“晉□”是地名,猶《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1224 號廿一年晉或戈的“晉或(國)”,《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第 196—201 頁廿八年晉陽戈的“晉陽”。“晉國”指晉之故都絳。參看董珊:《讀珍秦齋藏吳越三晉銘文札記》,蕭春源:《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第 293 頁、303 頁注(11)。

車大夫長畫戈共有兩件，一件為陳介祺舊藏，歷經《奇觚室吉金文述》、《周金文存》、《三代吉文存》等著錄，現藏山東濰坊市博物館；〔1〕另一件是1990年四川西昌市文管所從當地民間收繳的，傳安寧河邊出土，現藏西昌市文管所。〔2〕十三年戈是1970年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的，現藏河北省博物館。〔3〕

“斜辰”是地名，“車大夫”、“乘馬大夫”是職官名，“長畫”、“子姁口”分別是“車大夫”、“乘馬大夫”的名字。“車大夫”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232—233號《傳食律》：“丞相、御史及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為官及屬尉、佐以上徵若遷徙者，及軍吏、縣道有尤急言變事，皆得為傳食。車大夫稗米半斗，參食……”整理者注：“車大夫，指上述使人等。”〔4〕這裏的“車大夫”是泛指，似與戈銘“車大夫”無關。《左傳》僖公十年“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騶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杜預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孔穎達疏：“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沈欽韓注謂“七輿大夫”為下軍之輿帥七人，即左行共華等七人。〔5〕古代“輿”、“車”音義皆近，可以通用。例如《周易》的《大畜》、《剝》、《睽》等卦爻辭的“輿”，上博戰國簡、阜陽漢簡和馬王堆帛書《周易》作“車”。〔6〕“車大夫”與“輿大夫”大概是同一職官的異名。《左傳》成公十八年“程鄭為乘馬御，六驪屬焉，使訓群驪知禮”，杜預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驪使知禮。”“乘馬大夫”猶此“乘馬御”，其職掌當與之相當。

說到這裏，我想大家不難發現“晉上容大夫”與“斜辰乘馬大夫”文例相同。晉國有“公族大夫”，見《左傳》宣公二年、成公十八年、襄公十六年和《國語·晉語七》等，《國語》韋昭注：“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其文例與“上容大夫”相同，亦可以參考。據此，“上容大夫”當與“車大夫”、“乘馬大夫”以及“公族大夫”同類，“上容”應該是“大夫”所管之事。

《史記·儒林列傳》：“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

〔1〕孫敬明：《“車大夫長畫”戈考》，《文物》1987年第1期，第43—44頁轉47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11061號。

〔2〕張正寧：《四川西昌發現戰國“車大夫長畫”銘文戈》，《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5期，第13頁。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11339號，第6244頁第三欄說明。

〔4〕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164—165頁，文物出版社2001年。

〔5〕參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一冊，第336頁，中華書局1993年。

〔6〕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217頁“車與輿”條，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漢書·儒林傳》有類似的記載，但“容”作“頌”，顏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據《說文》，“頌”是容貌之“容”的本字。《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史記》和《漢書》所說的“禮官大夫”，實際上就是容官大夫。據蘇林曰引《漢舊儀》，地方郡、國的容官稱“容史”。“上容大夫”猶漢“禮官大夫”，當是掌管禮容的大夫。

戈銘“上容”之“容”的意思既明，那麼其前的“上”是什麼意思呢？我在這裏提出如下三種推測，供大家參考：

1. 古代有職官名“尚某”，如“尚書”、“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浴”、“尚席”等。“尚”就是“掌”，是掌管的意思。^{〔1〕}“上”、“尚”古通，其例甚多，勿用徵引。^{〔2〕}疑“上容”應該讀爲“尚容”，“尚容大夫”即掌管容禮的大夫。

2.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玄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處，皆令反其居。”《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司馬貞《索隱》引鄭玄云：“商家典禮樂之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宋鳳翔《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人姓名》一文，在鄭注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商容”是禮樂之官，^{〔3〕}大家可以參看。官名“商容”，即以所管之事而得名。《淮南子·繆稱》有“老子學商容”之語。老子是春秋末之人，不可能見到殷末之“商容”，這裏所說的“商容”，當是指與老子同時的主商禮容之官。^{〔4〕}於此可見，後世主商禮容之官也名“商容”。“商”、“上”古音相近，可以通用。疑“上容”應該讀爲“商容”，“商容大夫”即掌管商容禮的大夫。

3. 《禮記·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漢書·禮樂志》襲用此語，作“禮經

〔1〕參看李家浩：《戰國官印“尚路璽”考釋》，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第330—33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黃德寬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李家浩卷》第96—98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2〕高亨：《古字通假會典》（董治安整理）第297頁【尚與上】條，齊魯書社1989年。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第428頁，中華書局2008年。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703—704頁“上與尚”條。

〔3〕宋鳳翔：《過庭錄》（梁運華點校）第138—139頁，中華書局1986年。

〔4〕參看向宗魯：《說苑校證》第244頁，中華書局1987年。

三百，威儀三千”。裘錫圭先生說：“古代所謂威儀也就是禮容。《新書》的《容經》和《禮容》講的都是與威儀有關的事情。”〔1〕按裘先生的說法可從。《禮記·雜記下》“威容稱服”鄭玄注，即訓“容”為“威儀也”。《禮記·中庸》孔穎達疏：“〔威儀〕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盧辯注：“禮儀三百，可勉學而能知。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由此可見，容禮“條數繁廣”，一人之力難以記住和演習。爲了克服此點，疑根據容禮的不同內容用於不同等級貴族，將容禮分爲上、下兩級（部分）或上、中、下三級（部分），每一級（部分）設大夫掌管。“上容”是指上級（部分）容禮，“上容大夫”即掌管上級（部分）容禮的大夫。癸鐘銘文說：“微史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則命周公舍宇，以五十頌處。”裘錫圭先生說：“‘以五十頌處’，就是掌管五十種威儀的意思。”如果裘先生的說法可信，說明容禮的“條數”可以分成若干部分由人掌管，這似乎也可以證明以上的推測是合理的。

權衡這三種推測，前兩種可能性較小。第一，古代以“尚某”爲名的職官，其後似無帶“大夫”的，如上面所舉“尚書”、“尚冠”、“尚衣”等例。第二，“上”與“尚”通，主要是在崇尚這一意義上，並非在掌管這一意義上。第三，“商容”是複合詞，用字比較固定，尤其是商朝之“商”，從現有的西周文字到戰國文字來看，都寫作“商”，似乎不大可能借“上”爲“商”。〔2〕看來，“上容”的意思屬於第三種推測的可能性較大。第三種推測與前兩種推測相比，最大的優點是毋須破讀。總之，在這三種推測中，不論哪種推測符合“上容”原意，“上”後的“容”都是指禮容，“上容大夫”是指掌管禮容的大夫。

根據以上所說，二十七年晉戈應該是“上容大夫”演習容禮時所用的道具。本文開頭說過，此戈內部有透雕雙綫紋飾，在中原地區戈中無疑屬於精美之列，以之爲容禮的道具，是十分合適的。古代容禮中有“戎容”。《禮記·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詬詬，色容厲肅，立容辨卑毋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實揚休，玉色。”不知二十七年晉戈是否用於“戎容”。

沈文倬先生有《容禮考》，曾對散見古書的容禮作過勾稽，也對上引《玉藻》那段文字作過解釋。〔3〕彭林先生也有文章對古代的容禮作過論述。〔4〕大家想對容禮作

〔1〕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古文字論集》第377頁，中華書局1992年。《新書》，指賈誼《新書》。

〔2〕“商容”，《文子·上德》作“常縱”，《說苑·敬慎》作“常縱”，《漢書·藝文志》天文家作“常從”。這些異文，是後人把“商容”當作人名所致，另當別論。

〔3〕沈文倬：《薊閣文存》下冊，第619—62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

〔4〕彭林：《論郭店楚簡中的禮容》，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34—141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進一步瞭解,不妨參看沈、彭兩位先生的文章。

已知二十七年晉戈本身可能是楚國鑄造的和魏國加刻銘文之後作為容禮用的道具,再回過頭去看本文開頭所說的銘文格式的兩點特別,就會發現一點也不特別了。先說第一點。因為“上容大夫”是掌管魏國國家容禮的大夫,其前必須注明國名“晉”,否則無法使人知道“上容大夫”到底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再說第二點。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1. 此戈可能是楚國鑄造的,銘文是後來魏國加刻的,對於魏國來說,不存在“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問題;2. 此戈是“上容大夫”公用的道具,而不是某個“上容大夫”私人的道具。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所以不需注明某個“上容大夫”的名字。

以上是我對二十七年晉戈銘文所談的一點不成熟意見。這些意見是否可以聊備一說,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

